

玄 幻 帝 国 专 辑

涅磐传说

默雨 著



目 录

第二章	无妄之灾	503
第三章	醇酒之情	513
第四章	蹈水无道	523
第五章	不知吾然	534
第六章	黯然无光	542
第七章	世无定理	551
第八章	二次交手	561
第九章	非彼无我	570

第七卷

第一章	失落的记忆	580
第二章	第六种力量	591

第三章	万物皆有缘	600
第四章	一人能当耳	611
第五章	路深现何处	620
第六章	持君水而行	629
第七章	静静的圣域	640
第八章	惘天下之忧	650
第九章	缘世间之筹	658

第八卷

第一章	新任伊始	670
第二章	长天无忌	682
第三章	谋图天意	690
第四章	雨季攻势	700
第五章	宝瓶出击	708
第六章	其心也苦	718
第七章	完全混乱	727
第八章	杀戮时刻	735
第九章	无以可出	744

第二章 无妄之灾

图正山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感觉大脑一片空白，就像是新洗过的衣服般干净。他茫然地看着四周，却发现自己正平躺在地上，眼前是一片陌生的天花板。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在这里？

图正山猛地坐了起来，立刻觉得大脑一阵眩晕。他不由闭上了眼，使劲摇了摇头，试图让自己的大脑清醒过来。

半晌，螺旋般的眩晕消失了，他渐渐地恢复了正常。

想起来了！

图正山骇然打量四周，想知道自己目前的处境，但随即就被看到的景象惊呆了。

在他的左侧四五米远的地板上，一个西方男人浑身是血仰躺着，死鱼般的眼睛大睁，面部肌肉丑陋地扭曲。

看着这个恐怖的脸庞，图正山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寒意如潮水般涌了上来，将他紧紧包围。但他立刻恢复了正常，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起身，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这个西方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咽喉上有一道深深的、可怕的伤口，鲜血已经开始凝结，但并未变黑，死亡时间应该不长。图正山按了按他的皮肤，发现肌肉没有僵硬，体温也没有下降多少，证实了死者的确刚刚死亡。

看了看自己双手上沾满的血迹，又看了看地板上一把同样沾满了鲜血的匕首，图正山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被人陷害了，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里。

再次深深地吸了口气，图正山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迅速地查

清楚房间的境况后冲进了卫生间里,准备将手上及身上的血迹洗掉,然后自后窗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图正山刚刚开始洗手上的血迹,就听见‘嘭’的一声巨响,接着就是一阵嘈杂的喊叫声。

“完了!”

图正山暗叫一声,知道有许多人已经破门而入,自己马上就要被当场发现。

他立刻觉得整条脊梁柱都结成了冰柱,寒气势不可挡。

“警察!不许动!举起双手!”

图正山苦笑了一下,迅速转动大脑,考虑是否放倒几个然后杀出去,迅速逃离现场。

“举起双手!!!”

身后再次响起断喝声。

图正山慢慢地举起了双手,暗暗聚起了功力。

身后响起了脚步声,很慢,也很谨慎。

图正山一听脚步声和呼吸声,立刻放弃了拒捕的念头。因为他听出自己的身后至少有六、七个一流高手,根本就没有逃离的机会。

一把钢剑架到了脖子上,冰冷的寒意令他不由微微打了冷战。接着两双强劲有力的手分别拿住了他的左、右胳膊,然后这两个人同时猛地将他的胳膊向后一别,快速地上下扭动了一下。

“咯、咯。”随着两声轻响,图正山的两条胳膊被对方卸脱臼了,钻心的剧痛使他不由闷哼了一声,冷汗滚滚而下。

对方丝毫不理图正山的痛苦,立刻将他的双手铐了起来,然后又铐上了脚链,动作纯熟,毫不留情。

“转过来!”,耳边响起了一声威严的声音,随即脖子上的利剑收了回去。

图正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转过了身。

眼前,三名身材高大的警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其中一名手持利剑,卫生间的门口还有四、五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均手持利剑警戒

着，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刚才说话的警察四十岁左右，身体健硕，目光锐利，一看就是个搏击高手。他似乎对图正山是个东方人有些惊讶，目光炯炯地盯着图正山说：“我是肯宁贝尔警署奥巴托警长，我现在怀疑你涉嫌现场的这件谋杀案。根据我国的法律，你有权利保持沉默、有权利通知你的家人、有权利请……”图正山打断了警长的法律宣词，苦笑着说：“我没有律师，也没有家人。我是华龙王国公民，来你国的目的是旅游，我要求得到我国大使馆的帮助。”

“我们会考虑你的要求，但是你现在……”“奥巴托警长！”，一个警察满脸惊慌地在门外喊，打断了这个警长的话。

警长转过身，走了出去。

那个警察脸色发白地说：“警长，这是死者的证件。”

警长诧异地看了手下一眼，接过证件打开一看，立刻惊呼了一声，脸色大变。

“我的天啊！”

呆立了片刻，警长脸色极其难看地收起了证件，然后走开了，想必是查看死者去了。

图正山心里一凉，知道死者必定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否则那个警长不会如此吃惊。

不一会工夫，那个警长阴着脸回到这里，指着手帕上的一枚戒指和一把沾满血迹的匕首说：“这戒指和匕首是你的吧？”

图正山仔细一看，不由大吃一惊！

那个戒指竟然就是图清风交给他的龙纹戒指！

“坏了！这下可麻烦了！”，图正山暗暗叫苦，一时不知所措，脸色煞白。

警长死死地盯着图正山的眼睛，咄咄逼人地说：“没想到你竟然是华国的贵族！不过你这次的麻烦可大了！”

“我……”，图正山只觉得满嘴发苦，像是被人塞满了青柿子般又苦又涩，话都说不出来了。

警长满脸严肃，冷冷地说：“你国政府需要好好解释你的行为！谋杀格兰英曼帝国驻谢瓦泽大使的罪名恐怕需要你们国王来承担了！”

“什么!?”

如晴天霹雳，震得图正山大脑发麻，四肢冰凉。他不能置信地惊叫起来：“你说什么？”

那个人是谁?!”

“格兰英曼帝国的大使!”，警长盯着图正山惊骇的眼睛，语气冰冷地重复了一遍。

“不……”，图正山痛苦地呻吟了一句。

他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也很清楚这个阴谋的背后是什么。

如果他真的就这样被警方拘捕，加上落到警方的那件龙纹戒指，这个事件足以掀起翻天巨浪，华、格两国之间必然引发残酷的战争！

这个后果太可怕了！

图正山眼前一阵阵发黑，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奥巴托警长冷冷地看着颤抖的图正山，嘴角划过一道讥讽的笑容，挥挥手，威严地命令手下：“把他带走！严加看管，不准他见任何人！”

“是！”，两名警察简短地回答，然后架着面如死灰的图正山向门外走去。

身后，奥巴托警长威严的声音传来：“彻底检查案发现场！”

图正山耷拉着脑袋被两个粗壮的警察架着，心里充满了悔恨。

怎么就这样不小心呢？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该怎么办？难道就这样被敌人陷害了吗？难道就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吗？……不！大人曾经说过，我会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金龙武士！我不能放弃！我决不能被拘捕！我要逃出去！只要我不被当场抓获，事情就可以有所转机……图正山猛

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剧烈的痛楚令混沌、麻木的大脑蓦地清醒。他偷偷地观察着四周的情况，同时飞快地转动清醒过来的大脑，试图想出逃离险境的办法。

思索间，他被架着来到了楼梯口前。两个警察向上一提，准备架着他下楼梯。

看着眼前的楼梯，图正山眼睛一亮，知道机会来了。

一级、两级、三级、四级……图正山垂着头，暗暗数着已走过的台阶数，飞快地计算着自己将要实施的计划的成功率。

当下到第六级台阶的时候，图正山运足功力猛地向下一坠，巨大的力量使猝不及防的两个警察无法把持，于是，图正山的双脚踏上了台阶。他立刻躬身向前猛地窜了出去，同时上身与腰部同时一扭，将身体翻了过来，变成了背向地下摔去！

两个警察及身后的奥巴托警长刚刚反应过来，随着一声闷响，图正山背部向下狠狠地摔在了坚硬的地面上。

“啊！——”图正山惊天动地的惨叫了一声！

三个警察急忙冲下了楼梯，围在了图正山的身边。

奥巴托警长极其败坏地大吼道：“混蛋！你想自杀吗！”

图正山满脸痛苦的神色，呻吟不止。

“把这个混蛋拎起来！”奥巴托脸色铁青地喊道，被图正山看似自杀的举动气坏了。

图正山毫不理会警长的愤怒，只是大声地呻吟，紧闭着双眼，露出极其痛苦的表情，心中却狂喜不已。

实际上，图正山刚才看似摔得很重，却并没有受伤。

他在背部着地的瞬间把头部向上一抬，同时微微挺腰、曲腿，以免自己被摔伤。最重要的是，落地的时候，他使劲扩展胸部，让背部的肩胛骨成为了受力点。于是，在强大的冲力作用下，他巧妙地将脱了臼的两个肩膀关节给安上了。

剧烈的痛苦冲击着大脑神经，他毫不遮掩地狂吼一声，借着剧烈疼痛冲击大脑神经而产生的短暂爆发力，再加上狂吼时产生的力

量,他双臂猛地向两边一挣,坚硬无比的手铐连接环立刻崩断!而连接环崩断时发出的声音也被他发出的惨叫声掩盖住了,三个警察根本就听不见。

近二十年残酷而卓有成效的艰苦训练,在这时充分体现出了惊人的作用。作为一名合格的黄金龙武士,图正山惊人的判断力、反应力、敏捷力及训练有素的自救能力,在这短短的几秒钟时间里充分发挥了出来。

奥巴托及另外两个警察当然想不到图正山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已经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方法及能力完成了自救,不但安上了脱臼的双肩,还挣断了几乎没人可以挣断的手铐。而且由于图正山是仰面躺在地上双臂背在身后,没有看到手铐已经断了。再说,他们根本就想不想有人能挣断坚硬无比的手铐。

所以,两个警察只是骂骂咧咧地俯下身,分别将手伸进图正山的臂窝里,然后使劲一提,将他再次架了起来。

奥巴托铁青着脸上前一步,狠狠地盯着图正山,严厉地警告他:“不要再耍花样!否则我会让你好看!”

图正山暗暗聚功,慢慢地抬起了头,停止了呻吟,面无表情地看着奥巴托。

奥巴托瞪着图正山,严厉地问:“听见了没有?”

图正山凝视着眼前的奥巴托,沉默了几秒钟,忽然向他灿烂地一笑。

奥巴托愣住了。

接着就听见“嘭、嘭!”两声闷响!

图正山的双肘左右猛地一撞,然后猛地向前、向下来了个头锤!

“嘭!”

又一声猛响。

三个警察没有想到图正山竟然可以突然发难,在毫无堤防的情况下瞬间被击倒在地,或是捂着肋部或是捂着面部,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惨叫起来。

图正山毫不犹豫地冲到一个警察的身前，俯下身自他的腰间扯下钥匙，然后飞快地将脚铐打开卸了下去。

楼上传来一阵嘈杂的喊叫声和纷乱的脚步声，想必是楼上的警察听见了这里的异常声音赶过来查看。

图正山英语对地上的三个警察喊了一声：“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然后转身就跑。

身后，传来一阵纷乱的喊叫声和刺耳的警哨声……夜色深沉，星空深广。

但是在这样的星夜下，却是并不寂静的城市。

图正山奔跑在这个陌生城市的条条小巷中，躲避着全城警察的追捕。

黑夜、污秽、劳累、孤独，还有内心深处的一丝恐惧。

图正山感到自己的体力已经快达到极限了，他渴望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休息，喝点水、吃些食物。

但是不行。

警察如同追逐猎物的猎狗一般，机敏而固执地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不让他有片刻的休息时间。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图正山像个无头的苍蝇一般四处乱飞，只是往最黑、最狭窄、最肮脏的小巷里跑，试图摆脱警察的追捕。可不幸的是，肯宁贝尔城的有关部门反应速度惊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派遣了大批的警察和军队，封锁了所有的街道，连地下水道都有军、警把守。而更为不幸的是，有相当多的警犬、军犬在追踪他留下的气息，无论他躲到那里，这种动物可怕的嗅觉都能很快找到他。

所以，他只能不停地更换路线，不停地奔跑。

从逃离案发现场到现在，图正山已经连续奔跑了数个小时，体力马上就要崩溃了。

虽然在金龙警卫部队的时候他们经常借助军犬来执行任务，对这种动物有很深的感情，但是他现在却恨死了这种动物，恨不得全世界的警犬和军犬通通死光，一只也不要留下。

图正山一边拼命地奔跑，一边诅咒着全世界的警犬、军犬，同时也后悔此次为什么不带着那种可以掩盖体味的药粉，否则自己也不会这样狼狈了。

眼前一阵阵发黑，双腿灌了铅般沉重，大脑已经麻木得失去了往常的敏锐，而双耳则嗡嗡作响，满嘴发干又苦又涩，喉咙冒火般窒息，令他呼吸极为艰难。

图正山知道，这些症状表示自己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不可能再跑多远了。他茫然地打量了一下四周，艰难地跑进了一条小巷里，然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喘粗气，抓紧时间休息，尽量恢复体力。

可惜，没等他休息几分钟，一阵狗叫声就传了过来，迅速靠近这里。

图正山无奈地长叹一声，鼓足了勇气，艰难地站了起来，继续向小巷深处跑去。

跑了没多远，图正山骇然发现这竟是一条死路！近十米的高墙无情地挡在了他的面前，令他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么高的墙，自己在体力最佳的时候也要借助工具才能快速翻过去，现在不但体力极为糟糕，连一小断绳子或是一把小刀都没有，想翻过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

苦笑了一下，图正山转身离开。

但是已经晚了。

他刚刚跑了没几步，对面就射过几道强烈的灯光，将他的身形暴露在了光亮之下。

“不许动！举起双手！”

刺眼的光柱使图正山睁不开眼睛，他眯着眼睛向前方看去，只见数个警察堵在前方，手持连弩对着他，上了弦的弩矢闪着无情的寒光。

图正山暗自叹息，知道自己必须要下狠手了，如果不迅速杀死对方并夺下连弩，他就别想逃出去。

图正山缓缓举起双手，同时猛咬舌尖，利用椎心的痛苦来逼迫

出自己的最后一丝力量。

他打算利用小巷的地形迅速冲过去，拼着挨上一弩也要杀死对方。

只要不是致命的部位，图正山有信心受伤后也可完成这个计划。他相信事后可以从警察的身上找到急救医疗包，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得到水和食物。

“混蛋！转过身，把双手放在脑后！”，一个警察大声命令图正山，声音里充满了愤怒。

图正山再次苦笑，他听出了这个人是谁——竟然又是那个奥巴托警长！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

“你这个混蛋！看你还往哪跑！”，奥巴托恨恨地骂了一句，然后命令手下：“把这个混蛋铐起来！加双重手铐、脚铐！”

图正山暗自叹息，心想，我已经绕过你一命了，这次可就要杀死你了。

他运足了剩下的最后力量，紧紧地崩紧了全身的肌肉，准备对方一靠近他就施展武功杀死他们。

“请等一等。”

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一声低沉的声音。

此人说话的音调比较奇特，发音速度是一种怪异的缓慢节奏，似乎是在很仔细地吐出每一个音节。

图正山浑身本已绷紧的肌肉瞬间就僵硬了，心底冒出一股冷气，脸上立刻布满了豆大的冷汗！

他太熟悉这个奇特的声音了，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声音的主人是誰。

图正山艰难地缓缓转过头，眼中带着不能置信的神色，还有一丝恐惧和绝望。

明亮的灯光下，一个身材高大的西方武士站在他的身后，衣着银色的轻盔甲，佩带一把长长的西方重剑。

他沉稳地站立着，腰身挺拔如标枪般笔直，整个人象是一块粗旷的岩石、坚硬的钢铁。

罗尔万·马尔代夫。

威震西方大陆的第一武士、格兰英曼帝国的骄傲，被誉为‘蓝章之鹰’的罗尔万·马尔代夫！

“完了!!!”

图正山心里狂叫一声，彻底绝望了。

他不可能在罗尔万·马尔代夫几乎无人能敌的重拳下逃生，更何况这个蓝章之鹰还有闪电般的重剑！

图正山觉得眼前一阵发黑，自信心瞬间崩溃，而冰冷的寒意似乎将他的身体都冻僵了，更可怕的是，他发现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罗尔万·马尔代夫凝视着图正山，冰蓝色的眼睛如深广的海洋般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图正山满脸的无奈之色，长叹一声，什么话也说不出。

沉默了片刻，罗尔万·马尔代夫面无表情，慢慢地对图正山说：“我们又见面了。”

第三章 醇酒之情

夜色深沉中，图清风和七名黄金龙武士、两名黄金凤武士分成五组奔波于肯宁贝尔的各个角落。

他们在寻找图正山。

图正山在遭暗算昏迷之前，向弟弟图正水发出了救助信息，图正水接到后立即向图清风报告。图清风略加考虑后，将丝露和刘星留在了旅馆，由冰月舞明负责她们的安全，然后他们十个人两人一组分头出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失踪的图正山。

图清风和图正水两个人首先赶到了本国的大使馆，颇费了一番周折后见到了本国大使。

好在大使本人认识图清风，否则没有了龙纹戒指的图清风无法得到本国大使馆的信任。

说明来意后，大使极为惊讶，立刻将已经上床睡觉的中校武官紧急召见过来。那个名为龙少杰的武官急忙赶到后，对于图正山的遇险失踪也大为惊讶，联想到图正山遇险前送来重大情报一事，马上意识到图正山的遇险非同小可，很有可能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因此在他的提议下，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紧急出动，按照图清风提供的资料分头寻找图正山。

龙少杰比较熟悉当地的情况，加上考虑到图清风的身份特殊，因此亲自陪同图清风一同寻找，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但是图正山如同蒸发的水汽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自第一次发出求救信息后的数小时消息全无，一直也没有与他们再次联系，令所有人都无头无脑地四处乱撞，毫无目地的在庞大城市里盲目奔波。

而到了后半夜的时候，全城的局势忽然紧张起来，到处都有军队、警察，还有军警犬参杂其中，明显发生了重大事情。

看到这种紧张的局面，图清风的心直往下沉，隐约觉得与图正山有关。

果然，封锁了道路并拒绝他们通过的警察模糊地透露出消息，表示全城目前已经戒严，为的是追捕一个极为危险的东方人。

龙少杰也预感到警方是在追捕图正山，因此小心翼翼地询问具体的情况。但是警察拒绝告诉他为什么要追捕这个东方人，也拒绝透露这个危险人物的姓名。

可意外的是，就在他们无奈地准备转头回去的时候，警察面带讥讽地告诉他们，那个极具危险性的东方人就是他们华人。

这个令他们震惊的消息证实了图正山的处境十分不妙，甚至会由此演变成令华龙王国十分难堪的国际丑闻。

一向面无表情的图清风也有些把持不住了，阴着脸一言不发，眉头紧皱。

车子缓缓地行驶着，龙少杰不断地透过车窗向外张望，试图可以发现图正山。图正水则神情忧郁，一会急切地向外张望，一会凝神向图正山发出信息，试图可以联系上哥哥。

不知走了多久，图正水长叹一声，打破了沉寂。

他忧郁地说：“大人，我哥没有任何反应，联系不上……”，声音有些哽咽，眼眶里隐隐有泪光闪动。

图清风漠然地看了图正水一言，暗叹一声，知道他们兄弟情深，因此才会如此失态。他微微摇头，轻声说：“继续试吧，不能放弃。”

图正水点点头，转过脸擦了擦眼睛，然后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继续向车窗外张望。

刚刚张望了几眼，他忽然微微一颤，失声叫了起来：“停车！”

司机一激灵，下意识地猛地把车刹住。

图正水凝视着眼面街道的深处，急切地说：“大人！我哥在那边！”

“嗯？”

图清风有些诧异地看了图正水一眼，然后顺着他视线的方面望去。

眼前，只有一排排的房屋林立，没有半点灯光，也没有半点人影。

图正水紧紧地皱着眉头，神情肃穆地凝视着夜色深沉的前方，缓缓地说：

“我能感觉得到，我哥就在那里不远处。他的心里充满了绝望和悲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图清风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断然道：“弃车！翻墙直插过去！”

说完，推开车门窜了出去，略一观察前方地形，飞快地攀上了前方的屋顶，毫不延迟地直直向前而行，图正水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沉默不语。而龙少杰竟然也有一身好功夫，不声不响地跟在二人身后。

夜色沉沉中，三人如最优秀的猴子一般灵巧，飞檐走壁而去……图正山此时心中的确充满了绝望和悲哀，甚至还有深深的恐惧。

他并不是对自己的生命绝望，也不是对死亡的悲哀与恐惧，而是对自己被捕后将要引起的严重后果而恐惧、悲哀。

他曾经想到过自杀。但是一想到仍落在警方手里的龙纹戒指，就无奈地放弃了。

自杀了也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及谋杀现场找到的龙纹戒指仍能说明一切，所引起的后果一样不能改变。

逃也逃不出去，自杀也没用。

所以他深深地悲哀、恐惧，充满了绝望和无助。

黯然长叹一声，图正山缓缓转过身，看着眼前的罗尔万·马尔代夫，苦笑着说：“我真不希望在这种时候见到你。”

罗尔万粗旷的脸庞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凝视着图正山，沉默不语。

奥巴托警长凝视着罗尔万惊疑不定，似乎认出了这个蓝章之鹰，但又不敢确认他的身份，犹豫了一下，他谨慎地问：“请问，阁下是姓马尔代夫吗？”

罗尔万微微点头，仍凝视着图正山，自怀里取出一个证件，头也不动地说：“是。罗尔万·马尔代夫。”

“嘶！——”几个警察同时吸了一口冷气，接着眼神狂热地注视着罗尔万。

奥巴托咽了口唾沫，轻轻地自罗尔万的手里拿过证件，仔细地检查了半天，然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

“阁下来了就好了！相信您知道怎么回事吧？”

罗尔万接过奥巴托递回的证件，缓缓收回怀里，慢慢地说：“知道。我就是为追捕他来的。”

“太好了！”奥巴托兴奋地说：

“我们把这个谋杀贵国大使的凶手押回去，我国完成审问后，您就可以直接把他押送回贵国。”

罗尔万沉默了一会，面无表情地说：“我直接押他回国。”

“啊？”，奥巴托惊讶万分，结结巴巴地说：“不，不行呀。阁下得等我国审问、审问后才能把他带走。”

罗尔万生硬地说：“他谋杀的是我国大使，你们没有权利审问，因为会涉及到我国机密。”他的音调虽然缓慢，但是语气却很决断，不容对方反驳。

“可……”罗尔万不容对方说下去，语气更加强硬地说：

“你认为我会把这个刺探了我国机密的人交给你国吗？”

“可我做不了主啊！我只是个警长，负不起这个责任，您不能为难我啊！”，奥巴托气急败坏地说，急得满头大汗，可又不敢对这个蓝章之鹰来硬的，只能苦苦哀求。

罗尔万却掏出一份文件，冷冷地说：

“这是我国的移交手续，你把这个文件交给上级，保证与你无关。”